

## 野火星

——張大春 訪談

訪問及整理：楊建邦、陳綺雯、李文珊

我們知道張老師特別喜歡古典詩，故針對香港的教育問題，以他代入香港教師的角色，教導中小學生如何學習唐詩。問他怎麼教，他回答說在最開始教之時，應教導學生有關唐詩的格律，然後詢問學生有那些字是他們不懂的，才循循善誘告訴他們。但這都是外在的學習，張老師提出了很重要的一點，他認為詩的意境、境界、體會，都要靠學生本身去領略，因為每個人了解詩的內容都是不同的。

他認為學習唐詩、學習文言文可以有效率地了解語言的變化。他純熟地舉出一句詩，以「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」為例，兩句意象本來不連貫，可是聲調的貫串，使它變得柔順；聲調一旦柔順，意思自然而成，形成張力，許多的藝術都包括在內。此外，他不認為文言文是一件很難的事情，因為文言文是需要慢慢接觸才能懂的。如果孩子認為文言文難懂，那麼老師也需要負責任。所以，學習唐詩不僅是學生的自我反省，同時也是教師在教學上的體察。

### 「我肥來啦」

老師發表了對潮流用語及火星文等非正規文字文化的意見。他不反對孩子在日常溝通或書寫時用上潮流用語和火星文，比如說他平日和太太或是朋友講話、開玩笑時也會講上一兩句「機

車」、「我肥來啦」（我回來啦）之類的火星文。老師雖然忙於寫作、主持電台節目、到大學講課、練書法等種種工作和興趣，卻不會忽略與家人的溝通，他也會替孩子看作業，撿其中的錯別字，修改不通的文法。那麼要是在孩子的作業上看見火星文呢？「做功課這件事情不歸我管，用火星文去表達是否正確就由老師決定。」老師的回答逗笑了我們：「我也不會特別抨擊這些文字，說火星文佔據了年輕人的表達能力，我覺得不一定。今天有火星文淘汰掉中規中矩的語言，是表示中規中矩的語言在平常生活中被使用得很悶了，語言的發展是會不停地改變的。誰知道哪一天會不會有另一種火星文，或者金星文，或者木星文把今天的火星文幹掉。」

至於諧音、近音火星文和網路字詞造成的認字問題，老師的意見是「那語言就會改變，而且現在我們用的字很多都不是正確的。」當我們舉出nomophobia（無手機恐懼症）一英文新詞被編入字典這例子，張大春老師亦認為這很正常，尤其是西方電腦工具發達，編字典比以前方便，需要的時間也短。的確，大概每個時代都會有因應當時潮流而被創造出來的所謂非正確文字，語言或許就是在人們學習既有的舊字詞，同時創造新的字詞，並且採納其中可取的，自然淘汰掉不再適宜的過程中發展吧。一味否定新的文字也許就是在否定文字和語言的發展。

## 處身在語言變化的洪流中

老師告訴我們「語文是會改變的」的同時，也坦言自己並不是對如何使用文字抱著全然開放的態度，他亦有自己的堅持，例如不喜歡別人在說話的字裡行間經常重複「其實」這個詞，「其實」當中蘊含了「我知道而你不知道，你知道的不一定是對的」的意思，經常用不就顯得很自大？「很多人沒有理解過這詞語有這一層面的詞義，因為習慣而不自知地濫用了它。」濫用「其實」一詞的最佳例子就是台灣某些綜藝或清談節目。老師分享了

他看過這些節目後的觀感：主持人訪問一位長相漂亮、身材很棒的歌星，她問：「能夠保持這樣完美的身材，你一定經常運動吧？」歌星回答「其實——」然後頓了一下。老師以為她要說自己不常運動時，而歌星這樣接續了她的「其實」——「我很喜歡運動的。」在這對答中，顯然「其實」這個詞語用得並不正確，只用作爭取一、兩秒的時間思考後續的答案。老師也曾在一個節目中數過，節目其中的十七分鐘裡，兩名受邀嘉賓合共講了四十三次「其實」。「其實」變成了一個不明究竟的口頭禪，而胡亂運用這個詞語的壞習慣更可能由媒體傳播開去。

他也分享了對繁簡字的看法：「繁體字、簡體字被政治化、兩極化。」對此，張老師認為繁體字跟簡體字理應在同一個制度下共存，要融洽。有些字，繁體比簡體有力，反之亦然。他說，文字應被充分地學習，不應受到繁簡的規限，學院很多教師不懂這個道理，很懶，很封閉。繁簡共存，不會做成混亂嗎？「人腦沒被開發多少，會混亂，那是笨。」

後記：我們請張老師用一個字去形容他自己，及送一個字給我們。他寫了個「野」字給自己，當我們看到他寫「野」字這個字時，我們一般都認為「野」字大多都是負面的意思。但原來「野」有二解，一作野蠻，二作開放，如田野、原野、在朝在野。後來他又寫了「樸」字送給我們，提醒我們要時刻警省自己，要保持自己在一個簡約的狀態，不華麗，不貪心。最後被問送哪個字給他的一對子女，他想也不想就寫了個「容」和「宜」字……這不就是孩子們的名字嗎？